



古み未留音集

亨

16  
2560  
2



古文未曾有集卷三

武林王甫白艸堂評選

古越劉夢洙曾濤

全訂

古越來燕斐拂雲

岡州區瑞圖洛川重校

桐君傳

孫承恩

桐氏著姓最遠炎帝時已有之質本木訥而有文幹帝才之始  
隸籍大司樂以其能禁人非心故又謂琴氏世本以桐出也故  
猶稱桐氏云在舜時尤著禹治水轍迹遍天下東行至徐州遇  
君於嶧陽載以後車命徐州牧貢於帝都舜日與賡歌南風之

16  
2560  
又

詩天下大治論者謂其功不在五臣下後命夔典樂桐自請願  
備器使韶樂之盛桐績居多焉在周時從文王居羨里賴以遣  
釋周公相成王悉徵雲和龍門空桑之良以備用時得人為最  
盛孔子道既不行於春秋尤樂與桐氏友每有所感必即桐鼓  
而歌之桐輒能暢其意爾後嗣曰蕃人益多與交者凡孤臣孽  
子幽人貞女隨其遇各有所得有伯牙氏者與之尤善每謂曰  
吾生平有山水癖惟子與我共耳時有鍾氏者獨知二人相契  
之密子期死牙與桐寢踈論者謂人惟務取友固不必人知若  
牙者亦隘甚矣子賤為單父宰慨然有志虞夏之治徵桐氏曰

與周旋能用稱理晉稽中散康常欲結為沒茲交稽後以罪被  
戮戮時猶相視為永訣卒不負其言時又有戴逵阮瞻者亦雅  
善桐人有求識桐者輒就二人阮不問賢否悉與進戴則務擇  
人苟非其人雖王公弗與至不勝厭輒擠桐氏以絕求者戴則  
暴矣非桐之罪也是後獨柴桑翁深會其意作忘言交每相對  
一笑嚳然忘形人莫窺其際也桐為人冲雅和樂聲合律身中  
度金和玉節備八風四時五行二儀六合之象其同輩若秦阮  
氏者俱不可同日語也雅好潔且惡煩器延之者必闢靜室焚  
香坐以石榻尤宜月夕與語益快意傾倒然頗不為時俗所識

其未遇者多爲野人所折辱。漢時有得之俾供饗者。蔡雖偶過之。聞其悲鳴。急邀以歸。雖戲之曰。微余子。其燼乎。因提挈之。見其裾有藝迹。因號爲焦桐氏。唐明皇嘗召對便殿。語未竟。輒叱去。故終明皇時。弗顯。桐後亦頗逐時好。多隨人意。出新巧聲。其族散處天下。旣衆。然率以年老爲良。其壽者多至三四百歲。面作縐文。識者輒能辨之。曰。此斷文桐氏也。嘖嘖加賞。至以儕於焦尾云。

論曰。桐氏固多賢。然亦因人而成。余嘗慨想虞周洙泗之盛。生其時者。賦質旣良。而又有舜文仲尼爲之主。故其言論風旨。高明廣博。有太古之遺意焉。所謂聖之徒者。非歟。降及後世。其德少衰矣。臨邛之事。千古貽羞。而桐亦與焉。視祖德何如哉。世之欲友之者。亦慎之而已。

委曲纏綿。一種清幽之致。如浮楮上讀之餘音。繞梁三日不散。

奇橋傳

王格

奇橋字平子其母江南民家女聰悟喜兵車方笄有相工指之曰是當產子為世間人當黃帝征蚩尤歲徵天下驍雄備將帥之用而橋母庶幾一遇以顯其能竟以身女州岳不敢上橋母恚曰自天地開闢始有此戰而吾不獲與是命也夫命也夫遂發憤南走止洞庭上化為橋土人憐之不忍剪伐忽一歲所結貫其中有一大如數斛蟹有老父見而異焉採剖之則兩仙人攜嬰兒嬉其中見老父了無疑色相與談話移時會日暮兩仙人別去轉盼便失所在獨嬰兒留老父所老父以子其妻鞠之

既長方面廣額黑白分明性寬平不喜言笑然頗修飾邊幅外  
 若木訥而中實條理磊然不亂居常凜凜有戰鬪之意蓋其所  
 得於稟然也老父喜曰是子自奇士而又產於橘不胎育因命  
 之曰奇橘橘乃奏老父丈夫當有事四方烏得鬱鬱處此作田  
 舍兒老父益器之具車騎使遍游諸國時堯治天下有子曰丹  
 朱好嬉戲聞橘名使使召之至則居中甚親侍用事堯以丹朱  
 故亦時時使至前陰以兵法教之以備宿衛而橘之能益成於  
 是自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仙逸商旅四夷之君長莫不知有橘  
 而橘又恂恂簡朴善與時高下至其馳騁縱橫出沒變化不出

几席而得隄疆謀國之道則天下之至神怪莫測未有加勝首  
 與人處隨其智性雖不喋喋事口語而臆對目揖盡使得所願  
 每局堂奧室花榭竹塢或嘉賓客尊酒相娛樂多迎致橘橘造  
 必據上座狎侮諸客人亦甘心下之玩時廢日不可已事無所  
 愛凡與橘一識面者輒矜語曰余於橘分誼他人莫及也其風  
 流蘊藉能得人之情類如此顧其人既兵家者流不能無陰賊  
 險巖之習欲得其術必專心致志惟橘之為聽乃可不然則橘  
 亦厭薄之不肯盡其技以是頑鈍空鄙之士嬾藉非笑橘然橘  
 終不顧也及丹朱死舜之子商均亦與橘善而橘老矣竟罷歸

以合縱連衡之才為戰勝攻取之術橘固奇矣母怪乎世人之坐隱而手談也文能井井有條亦是國手

商君傳

劉啓元

商君姓陶各一中家於饒之景德相傳先世居河濱有曰器者  
型虞舜之化以不苦齒稱及舜賓四門嘗柄用之封商邱世襲  
商君之號商生而續必顏色光澤叩之音響清亮有識者曰此  
廟堂器也豈破窰中能久羈乎陶族多用於時有識精善者有  
職珍羞者有職掌醢者商皆卑下之獨與錫山壺子麴城陸胥  
相友善其出處必偕始胥因壺子納交於商商賴其麗澤顯名  
於世會良辰上方宴客勅有司治具懸樂以待時主爵之人羣  
下薦商君太常之人羣下薦壺子良醢署之人壺商因薦陸胥



上曰陸生醇儒肯為我來耶乃使壺子持節往召頃之陸胥與壺子俱來商君候於席側導陸生遍謁諸客人人浹洽謂商君親已無不口啣其澤者上歡甚常執商手問曰陸生風度得如商耶否商對曰陸生汪汪如波千頃臣雖日與漸瀕不能測也上曰不有卿安能親陸生使我心醉耶他日羣臣賀千秋上賜宴於瓊林預語商曰聞古賓筵有監有史我欲令子揚輝兼巡按諸在坐者於子何如商對曰臣聞丈夫磊落如珠走盤將終不能令人起敬耶至期商甫就席諸座客皆擊拳曲跽持之如執玉奉之如捧盈惟恐少有所傷見禮於人若此壺不平每以

口。侵。凌。之。幸。其。滿。而。覆。也。商。覺。遽。反。之。曰。胡。不。嚴。如。瓶。之。戒。耶。商。曰。破。寵。渥。上。常。以。右。手。提。攜。而。自。視。與。瓦。缶。同。絕。無。驕。溢。色。誰。謂。其。器。小。易。盈。哉。無。何。金。城。賈。氏。及。玉。卮。子。以。奇。巧。得。幸。與。商。爭。寵。商。謂。之。曰。安。靜。之。器。幅。幅。無。華。若。輩。雖。金。玉。其。相。追。琢。其。章。祇。為。富。貴。家。役。使。耳。孰。若。我。出。自。陶。穴。登。之。廟。堂。下。至。闕。闔。閭。無。富。無。貧。無。貴。無。賤。無。不。捧。我。掌。中。口。相。授。受。又。安。用。炫。耳。目。之。觀。為。哉。商。行。口。甚。潔。嘉。與。持。重。者。游。嘗。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又。曰。我。雖。涼。薄。必。不。墮。於。庸。人。之。手。苟。持。我。不。謹。卽。能。齏。粉。我。我。亦。不。往。也。蓋。知。自。重。哉。然。以。久。握。機。權。

微有瑕隙可指上亦將厭擲之遂連表乞骸上可其請以商嘗  
從越名士游修竹茂林間賜曲水為湯沐商感上之恩屢欲捐  
軀雖家食每飯不忘聞召即赴未嘗以美煥辭居恒以侑器為  
監可滿而不可覆可虛而不可欵即坐客有號呶者商中立自  
如徐規之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慎毋使我為漏卮哉考之古  
吳有鄭泉者性嗜酒臨卒謂家人曰死必葬我陶家之側幸身  
化為土以作酒器獲我心矣人謂商君即鄭泉後身恐或然也  
商君為唇齒之交陸胥為心腹之好真所謂相與有成相得  
益彰者文能字字刻畫即古定宣窰不足擬其工細也

壺子傳

劉啓元

壺子字酌之其先錫山人也質稍冥頑鎔化於將作大匠復為  
之切磋以成其器為人長喙大耳腹恢恢而有容初與麴城陸  
胥交莫逆共探聖賢道術陸生曰夫道以虛為體以實為用虛  
而實實而虛妙故無窮幾乎道矣居數日壺子告胥曰吾虛矣  
胥曰未也恐有我盈其中壺子隨傾之曰吾虛矣胥曰未也恐  
有我留其中壺子盡傾之告胥曰吾虛矣胥叩其中空空如也  
曰果虛也歟哉吾請從子以周旋無何壺子官大常見商君如  
舊識商嘗枕壺子膝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壺子曰此中空洞

無物最是難測地。商戲之曰：子所謂徒有此大腹了，自無剛腸者。壺不之校，謂人曰：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壺嘗共商語刺刺不能休。商問壺何處得來，壺子曰：曩與陸生交，每虛而往，實而歸，特爲子傾倒之，念欲薦之上，未能也。子其圖之。商因薦胥於上，上召陸胥與語，大悅。謂壺子曰：吾於商生手之而不釋，吾於陸生口之而不置，卿爲之先容焉。卿其作予耳目乎。命攝主客司事，四方賓至，先遣商出款之。壺子偕陸胥隨其後，而斟酌對焉。吐詞溫醇，有足淪洽人肌髓者。一座爲之盡傾，嘗爲長夜飲，至夜分，陸生力竭，上察壺有欲側，能腹且榻然上笑曰：壺生其庶乎。屢空顧謂商君曰：餅之罄矣，維嚙之恥。壺子與卿之謂乎。可休。沐壺後歸，老於錫山，自號鴟夷子。皮鄉有餅生者，狀類壺而姓不嗜酒，常居井牧間。壺譏之曰：視子之居於井之湄，飲水滿腹，香醪罔知，綆斷身墜，粉骨何疑。餅亦借鴟夷譏。壺曰：鴟夷酒囊樂極，招殃痛飲，滿腹代人行腸，孰云國器多藏，厚亡。壺聞而愧之。又嘗爲鄒人設饌，先與陸生引飲，自捫其腹而出，曰：我不負汝。商君曰：子不負腹，腹嘗負子。壺曰：不然。予嘗承顏接詞，我口若懸河源，若倒峽一瀉，若建瓴而下，何謂腹負我耶。座客不能屈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壺雖浮湛里閭，酌尊與戚，跡之

辨未嘗凌節逆施其精義類此性好對客雖熟必以貌不冠不見嘗與北海語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其器量甚宏人莫窺其深淺常為臧獲所執坦如恬如也柱下史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漆園吏曰注焉而不滿傾焉而不竭壺子蓋庶幾哉嘗觀列仙傳有壺公者安期生嘗師之日懸一壺於都市晚入憩其中因以壺公名壺子豈其流裔耶

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陸生之能事畢矣然若非壺子何以克成其美也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斯之謂歟

湯蘊之傳

支廷訓

坡翁嘗曰買田陽羨吾將老焉豈以濟勝得勝故云爾耶非也此中有一清真道人與湯蘊之最善道人名聞天下即天子首嘉之嘖嘖曾不釋口蘊之亦陽羨產也狀貌雖不甚偉閒雅修飾一準於時且火候具足入水不濡歷金山玉泉碧澗咸為識賞中懷惟珍一清真清真亦惟蘊之是契兩相漸涵芝蘭之氣不啻也飲德者風生兩腋在座塵祛能令寐者忽寤醉者旋醒煩者頓解喜通雀舌故知會晤也儀肅槍旗尊駕聿臨也頒頒龍鳳禁廷異數也所以導款誠將祇肅孰為之調停斟酌非蘊

之弗任矣以故士君子咸器之於時名益重雖塊然一質即金玉其相者不與易也有同類流入酣里典裘落帽居然以聖賢白標笑其斤斤獨抱徒為自苦耳曰吾苦固甘之凡受我灌輸者謙謙抑抑一如捧盈雖有高談情話終始不愆於儀非若喪德喪邦是戒者寧從竹裏吹烟不向甕邊覓夢寧隨作書劉琨為伍不與投轄陳遵為鄰整容緘口一種清芬未啓氣已充然有餘其入人亦在意氣非關唇吻置之者亦必慎擇所處非凡筵弗置也禹錫餽菊表情陶穀烹雪知味率皆蘊之襄事松風叶唱其受知於坡翁素矣微獨陽羨佳山水足當一老耶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其人可知矣坡公見賞定非時大彬一流人物

葉嘉傳

蘇軾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

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也。」因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搥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硨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主，雖粉身碎骨亦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密之務。

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凌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

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  
魄。不覺灑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  
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  
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  
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  
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  
然後愛耶。臣言雖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  
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  
嘉。嘉既不得志。退去。聞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

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蕭思困。頗思嘉復命。召至。喜甚。以手撫  
嘉曰。吾嘗欲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  
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  
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權天下之利。山海之資。  
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  
利其財。故權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  
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  
長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  
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



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於閩中者蓋  
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  
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  
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  
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  
與民嘉爲策以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  
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秦之策未  
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葉嘉仙品蘇奇文調詠數過似覺習習清風從紙背間出  
矣

清和先生傳

秦觀

清和先生者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倖於田而歸其倔強不降者與強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爲鄰居其輕者猶白粲與鬼薪作已而逃乎河內又移於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滂之不濁有醞藉油泳經籍百

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王大夫喜與之遊，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於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家，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滎浦，皆長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遊。鄉黨賓客之會，咸曰：無甘公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

挾纊唯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

且以虛聞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逐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旣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尙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薦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無罪上益怒融亦由此得罪而倫又爲之頌以當世所有故不著今按其行事大要者著於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所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

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恨不及見也乃為之傳以記

清之弊流於隘和之弊流於不恭然先生既以清和自處矣竊恐世之人量窄者飲不盡器則幾乎隘恃量者致亂邊豆則為不恭噫與其不恭也寧隘

黃甘陸吉傳

蘇軾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温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費用事一旦甘位居上吉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始頰下氣，以固帶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宏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相、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同車廉頰屈，任欲弊衣尹姬。悔甘言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陸吉遜黃甘固已，第恐轉眼間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不無可歎。

絳囊生傳

徐燭

絳囊生者名丹。字太白。其先祝融氏。以火德王。都南離。子孫  
 羣。散。處。閩。越。粵。巴。蜀。間。遂。以。離。為。姓。生。其。苗。裔。也。生。少。有  
 異。質。顏。如。渥。丹。肉。豐。瑩。性。復。甘。美。雖。中。若。刻。核。而。外。多。模。稜。  
 未。嘗。有。所。譏。刺。嘗。過。生。者。任。其。指。摘。生。但。頽。然。垂。首。而。已。  
 與。人。交。一。膜。之。口。洞。見。肺。腑。故。見。者。莫。不。津。津。漢。初。時。天。子。求  
 海。國。異。才。南。粵。王。尉。佗。以。生。入。貢。十。里。一。置。五。里。一。換。得。達。京。  
 師。武。帝。獵。於。上。林。同。生。於。司。馬。相。如。相。如。曰。其。才。在。盧。郎。楊。子。  
 間。甚。稱。上。旨。相。如。故。蜀。產。雅。習。生。乃。以。盧。揚。並。稱。時。論。屈。之。元

鼎六年帝建離宮處生其中生素長南方北地苦寒雖沾渥恩  
 顏色枯瘁一旦以計自脫守吏坐誅者數十人生每歲朝京師  
 所過有司供具甚費臨武長唐菴謂生糜監真祿以甘腴陷人  
 主無益於大官請罷之上可其奏生既落職遂學玉液還丹之  
 術衣朱衣肘後常繫絳囊貯金莖露往來於七閩兩廣變梓之  
 地人皆稱為絳囊生云唐天寶中楊貴妃聞其名欲致之時生  
 方結廬於蜀之涪州許擁傳上謁生以一騎馳至顏色白若妃  
 召見沉香亭見生事姿較艷甚憐愛之勅宮人以金盤注華清  
 池水賜浴其中膚如凝脂芳香逼人貴妃大笑謂生非紅塵中  
 物賜緋一襲常乘朱輪出入禁中然生以還丹術得幸故廷議  
 肅然丞相曲江張九齡作賦贈生名益顯其後祿山陷京師車  
 駕幸蜀生亦遁去襄陽人杜甫避難蜀中其所吟咏多及生元  
 和中太傅白居易出守南賓時與生為臭味交以生美容止命  
 正史繪像為詩贊之未嘗一惜齒牙在族類既繁而閩中尤盛  
 宋端明殿學士蔡襄為作譜牒敘其本枝奕葉甚詳南豐曾鞏  
 知福州為生修實錄以為有蓮種之德生有側生女弟十八娘  
 者容色殊絕與閩王審知少女以紅妝相豔貌與生肖生晚得  
 道常披黃頭奴號旁挺者先後嬖妾於林藪問其後大丹既成



遺棄軀殼尸解以去不知所終。

大史公曰余讀列仙傳及仙人本草皆稱生能蠲渴補髓有功於人非虛語也黃巢之亂幾膏斧鑕以老媪抱泣卒全其天年幸矣端明迄今五百餘載譜牒缺畧然子孫在閩中以朱紫起家者不可勝數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吾於生亦云。

予向以文字見知。唐親王殿下及王平閩予因得至福州。賄所謂絳囊生者。世稱三絕名下無虛。

溫陶君傳

蘇軾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三之爻。是謂師之革。三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輶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能者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眾所說也。善執人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潞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為人白晢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

由。越。高。閭。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園。田。蔡。甲。肥。鄉。羊。頭。內。黃。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昃。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者。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怒。如。調。饑。卿。等。之。謂。也。由。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士。更。上。食。與。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踈。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為。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曰。盱。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鯁。致。不。快。者。累。日。有。博。

士。單。軫。說。上。曰。為。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即。無。患。因。進。其。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踈。中。美。不。得。為。尚。食。矣。中。美。曰。吾。為。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每。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候。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為。四。族。云。

米氏之族徧東南。麥氏之裔滿西北。豈風土之宜不齊。抑人情之好或異也。然中美既得召用。充心腹後。竟以剛鯁見踈。

能不動人太息

冰壺先生傳

謝肇淛

冰壺先生者上蔡人也。疏姓名齊字黃中。其先世隱於中山。為神農所識。拔賜姓蔡氏。禹平水土。後子孫散處不恒。其居幽者曰鬱。曰奠。居吳者曰菩。其後蔡叔作亂。周公誅之。隸其族於蒞人。本枝日以蕃。燕曾孫蒞仕秦貴。顯居互苑。始別姓為疏氏。少從鮑焦游。見讒於子贛。竟棄去。而焦亦以槁死。世以是重疏。生不去口於陵。仲子至。棄三公而為疏。生後漢時有二疏。非其族裔。孫曼倩者居蜀。見知於丞相亮。亮出師。輒從。軍士利之。先生其再從子也。先生幼喜自樹。安土不遷。有相者曰。是子當變鼎。

三才集卷之三  
鼎然其色不利於民卒當酸死既壯憶相者言隱居南園與輔  
頰氏鄰有葺矣居恒自匿草莽間深根固蒂人無知者一日輔  
頰氏之君將校獵於南園以佐饗殮命歸藏筮之得既濟之蹇  
其繇曰茹芝餌黃塗飲玉英與神流通長無憂凶所獲非狼非  
獾鉅首長胡匪口實是圖其文曰䟽得無有隱君子乎既獵燔  
灰百里禽飛獸逸草木焦偃無復孑遺獲䟽生於鼠壤之兆拔  
而載之歸與語大悅曰旨哉䟽生學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也  
先生白晳恬淡雅不喜與肉食者游既事輔頰氏鬱鬱不自得  
獨與白水真人鹽官曾先生相友善俛屈曠甕間盪面黃馘自  
謂葵藿微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義不割烹要君而同時慕  
客有麴生脂生成以穠麗取容嫉先生所爲時時譖之逾月不  
得召先生亦無愠容無何輔頰氏之君與淳母戰而困唇吻枯  
焦肝肺燥裂麴脂二生各競其技攻之疾彌甚或曰䟽生黃中  
可已也時方夜亟傳呼先生先生至談吐業已液齒牙間既復  
以寒素塵外之旨瀉其凡心而沃其內熱君起座而咀嚮之舍  
英茹液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日之疾一朝都除雖古稱梅花  
清魂玉露沁髓未足競其爽也於是寵禮日異稱爲冰壺先生  
而不名先生既見寵任以踈逖驟居樽俎之上復薦其種類於

君連茹而至於是。麴生輩嫉之益急。密告君曰。疏生草野樸樸。無溫和之性。難獨任。任之恐不利於郎。輔頰氏之君已不能無。惑會天寒雨雪。置酒高會。顧問疏生安在。召之前。見其體峭。慄而不可狎。與之言。未幾。達於口。潛於腹。君大怒。命趣其護。忌之。先王且死。曰。吾恨不用相者之言。竟爲行輩所賣。君旣而悔之。曰。不可。令冰壺先生無後。乃封其子介爲諡。美。侯。用爲將。世世不絕。

太史公曰。疏氏自鹿山易姓以後。族微不著。雖子孫蕃衍天下。然多寄居桑門。及一二措大。從游與鼎食之家。爲仇。獨冰壺先生。偶以一時中主。意榮名千古。幸矣。進退不時。卒以凶終。悲夫。虞翻謂有一人知己。可不恨。冰壺爲范文正公好友。得附以傳。是雖寒酸。終其身而又何恨乎。

江瑤柱傳

蘇軾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  
 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  
 又從而鑄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子孫曰匹夫懷寶  
 吾知其罪矣向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途中潛德不耀  
 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  
 為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襮類  
 頎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交友庖公異之且曰吾  
 聞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

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邱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爲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黨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嘗予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莩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尙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落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平方其爲席上之珍。風味藹

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張九嶸有江瑤柱贊云冠於江石髓瓊漿美如瑤雲映露膏圓而柱玉鬚冰筋可謂模寫殆盡至於此傳諄諄以出處非時致戒是坡公比興大旨

六出公傳

毛先舒

六出公亡其名其先佐稷植五穀五穀熟漬原蠶屎禦旱有功虞帝嘉之封使食邑薛冒姓薛氏故亦號薛公薛公居積陰之地明於知歲豐必出故語曰無苦饑薛公來公外寬內深次骨行緩緩然其遇物不惡而嚴游行諸侯時見尊禮齊宣王喜士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然爲薛公特築宮自王以下莫不尊薛公周穆王時馳八駿之馬至大巖谷抵嶸山公得以衣帛見王深語王旨之卒相與結驩去嶸山在玉門西二十里極寒大幕以西有天山峙西域亦多嚴寒嘗爲公所棲止故薛公所居



地常以批南方土燠未嘗數至其至常以夜而角六出故自號  
六出公會春即損一角而其跡益踈遠不數至人愛薛公恨冬  
月不益展云薛公善幻或見公化二白鶴相與語已怪之矣至  
稱滕六據塵東瀛公騰鎮鄴中事尤怪迂占者謾為好辭則見  
以為瑞於是諸公愈益慕其行多欲和者矣公初好游仙常衣  
服麻衣縞帶以為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仙意也於是改服絳授  
術能長生然其自喜為術益甚善博物像望見美靜可憐薛公  
既形貌渾洵美肌膚如貌姑之神者王恭被鶴擊行無以別也  
其色姣妙多此類但質柔畏日日泉泉出愁輒成水久之迹滅  
薛公尸解仙去突然公以得神仙不死之藥雖見消亡實未嘗  
死當歲亥冥時時復數見於世焉

太史公曰薛氏有兩族其一任姓戰國時滅於齊齊以賜靖郭  
君出嬰世以薛著稱六出公不知其始何別氏族蕃衍而滿天  
下然薛氏盛於北而衰於南江南卑溫薛氏蚤夭而田氏之薛  
世相襲至孟嘗君孟嘗君絕嗣無後子孫遂不傳始公以天地  
積陰而生佐帝堯時卒以仙去利下土滋滋甚歲大穰仙者非  
求於人主人主者求之豈妄也哉

六出公好仙術衣帛見王殆所謂白衣山人耶篇中序次古

雅黠染生姿。卽合爭春。二客見之。亦遜其香。而輸其白矣。

扶柳侯傳

李雯

扶柳侯單綏。青林里人也。少甚微學。弄丸於市。相者許負見而  
奇之。曰。子神旺於中。顧其形穢。法當易貌。而貴貴以潔清聞。綏  
操丸而前。曰。嗟乎。予役此不休。何潔清也。居無何。綏病體僵。不  
食飲者數日。一夕剖背而出。若尸解。然羽儀翛然。聲清越。以長  
綏乃心負相者之言。遂客遊京師。謁武帝於上林中。是時武帝  
方好神仙。聞綏素有異。又能絕食。天子奇之。待詔長楊宮。當是  
時。當轍侯堂。以勇力聞。執牙侯親客。以酷法幸。二人貴用事。奇  
妬綏。義素自高。臨風長嘯。不視兩人者。兩人疾之。若讐。時晏見。

親容輒張網以擬之。堂舉斧者數矣。東方朔聞之上。歸告其事。且曰：陛下即不去兩人者，臣恐奇才異能之士不得從陛下游也。陛下失一綏，不足惜；顧無以爲廉士勸。上大怒，下詔誅執牙斤當轍爲士伍，備匈奴於北邊。當是時，天下多事，富賈人用吏。乾沒美衣，媮食天子，願奇貴之，以風示天下。封綏於上林之柳，鄉號扶柳侯。扶柳侯雖貴，恒居中不任事。帝素好游幸，恒在長楊五柞間。綏時時從，與丹良、胡胥、楚王孫之徒同時交好。良能、照夜、王孫、善角，抵胥、潔服，自謹，帝俱以弄臣畜之。綏獨自高，期爲不可近。語言憂擊無窮者，然而帝益重綏。合貴人者，皆肖其容而服之。於時文成、五利、死矣、燕、齊、迂怪之士，思有以中帝。乃言綏蓋有道術者，服清露，求長年。天子以爲然，遂起栢梁、琢金、莖承露盤。上接雲漢，得露則曰天酒。間以賜綏，然而綏固天性，然無他異也。居久之，綏益貴，時引其類，叫呼苑中，語音畧皆同。帝亦厭苦之，坐漏洩禁中語，免侯就第。綏亦年老，苦寒，失聲，顧其行能高，清儉無與比。帝亦憐之，時召見，嗚噫悽愴，然遂復其爵位。頃之，終於家。諡曰恬侯。天子追思之，詔圖其形於尙冠里。子孫盛多，散於天下。在楚者曰螭，在宋衛者曰塘，在陳鄭者曰蜺，在海岱之間曰崎。名位無顯者，能以清儉世其家。

太史公曰。予過尚冠里。見扶柳侯像。云為人樸直。無他才能。特其清能。罹世網者數矣。天子改而禮之名。踰身後。嗟乎。士之負奇特之意。屈於賤貧。世莫得而聞者。可勝道哉。高潔者。其性清越。者其音得。此列傳以傳不。愁誰表矣。

蠶母傳

王整

蠶母蜀之蠶叢人。後徙於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於土。負瑟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饑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為命。后稷氏主之一宅於樹。蠶然有頭。口嘴微嚙。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鄰於長桑。因食其葉。號曰蠶母。黃帝氏主之。乃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葉細細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薨薨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於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北玄冥氏歲。

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屏能禦之彼以粟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  
差足相勝況久食大官乘輿自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  
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  
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  
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  
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一枝之穩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  
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制黼黻文章光運  
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  
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帛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於  
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團為雪宮投之沸湯中  
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於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  
而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撫然從之而皇后  
深念宮中充下陳者甚多如毋靜而不喧婉而不嫗盤旋不啜  
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即好嚼祇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  
且盡族靡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  
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  
見其臃腫爛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不曰  
此又來歲上林之蠹也於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

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大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牽  
牛織女指曰渡河帝喟然曰昔憐母常有此言恨不留之聽其  
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警然有  
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孫襄俯伏衣皆漚錦無痕奏狀請  
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類爲體五色變化爲用  
被萬方包裹萬彙爲功業而又歸本於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  
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大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勤  
以杼貫以梭提以玉甲覆以請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  
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言海進冰絹之助女

媯氏方煉補天之石卽以命之躡躡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  
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  
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縹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  
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繅祀爲神  
世世修職貢許之於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  
賜姓米憐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秋比上公祿萬石禾之弟曰黍  
麥豆稷粟憐之弟曰綿葛褐苧麻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  
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於家曰司倉之神以多爲貴陳  
陳相固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歎乃二人

實無趨避意。曰：我為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於是眾協然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宋公慙毋，遍天下。自古及今，缺一不可。古詩云：粒粒皆辛苦。又云：多少工夫織得成。世之暴殄天物者，當細讀此文。

雪衣女傳

尤何

雪衣女，小字阿蘇，唐之隴山人也。生而朱唇頰足，玄領翠項，風姿娟好，麗若玉人。性明慧，小時或授以詩賦詞曲，一再過輒能記憶了了。述之於口，每芳春佳節，遊戲花柳間，清歌一聲，聞者低徊不能去。開元中，明皇初得楊太真，拜為貴妃，遣宦官妙選天下良家子，以充侍兒。過嶺南，聞阿蘇名，求以獻焉。上在望仙樓，與貴妃凭欄立，見阿蘇，綠衣素佩，翩翩而來，問之，酬答如響。其音嘹唳，動人，上大喜，曰：吾得阿蘇，當以金屋貯之，遂居之金籠。雲母為屏，珊瑚為檻，倣晉武絳紗繫臂故事，以綵絲繚縮其

足方貴妃入廣寒宮學霓裳羽衣舞因賜阿蘇衣白號雪衣女  
焉雪衣女既貴幸與金衣公子同在上左右公子善歌上嘗御  
清元殿擊羯鼓催花寧王笛貴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感  
栗張野狐筴篥賀懷智拍而公子則以一曲佐之嬌猴宛轉梨  
園子弟無有及者然公子止游禁苑中惟雪衣女得出入宮掖  
兼巧言語善承貴妃意故貴妃絕愛憐之宮人多呼爲辨哥一  
日在上太液池賞花貴妃初醉未醒睡沉香亭上使念奴阿蠻  
許永新輩召之不至次命雪衣女雪衣女連呼三郎喚貴妃起  
貴妃驚覺朦朧扶至上前上益喜撫貴妃肩曰吾嘗謂卿解語  
花若雪衣女者其解語又何如耶適高力士宣李學士至進清  
平調三闋上以賜貴妃并令雪衣女誦習之他時貴妃何欄微  
吟雪衣女則隔牕喁喁遙相應和上或與妃及諸王博戲稍不  
勝命左右呼雪衣女至至則以手翻局中亂其行列或擊碎諸  
王嬪御手使不能爭道以爲歡笑時貴妃養安祿山爲兒通焉  
祿山醉戲無禮引手傷妃胸妃以金詞子遮其痕雪衣女往往  
見之懼禍不敢言居嘗鬱悒不樂數對上憶龐山時事欲歸上  
不許忽一日早起容色愁慘至貴妃鏡臺前歎曰雪衣娘昨夜  
夢爲姦人所害吾命將盡於此乎言罷泣下欷歔貴妃強慰之



以告上。上笑曰：卿無他罪，過應犯綺語戒耳。吾令玉奴教汝心經，誦之禍當免。雪衣女拜謝，遂從貴妃受經。日夜持念，若有所禳者，已而上游上苑，與貴妃同出，以別輦載雪衣女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雪衣女在殿上嬉戲跳舞，有司寇蒼鷹者見之，大怒曰：何物妖姬，敢無禮天子側！執下撲殺之。上聞大驚，急詔內侍馳赦之，無及矣。與貴妃相對歎息久之，乃誅蒼鷹擅殺之罪，而以苑中地葬之。號雪衣娘塚云。其明年貴妃死，馬嵬之難。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方貴妃專寵，以江采蘋之賢，斥之上陽樓東，況六宮粉黛乎？而雪衣女獨獲侍左右，幸矣。乃竟以無辜被害，抑何冤也！語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古人所以戒哲婦哉。

檜婦以長舌致譏，而雪衣女以能言見繫，口為禍門，宜古所戒。元微之詩曰：言語巧偷賦，鵝舌文章分得鳳凰毛。吾於悔庵亦云。

逍遙子傳

徐階鳳

逍遙子姓朱名鱗字子魚東南澤國人也其族屬甚盛散處江湖不可勝紀惟益州丙穴一支望尤著若淞江盧龍門李亦表表在人齒頰子魚生有仙骨玉質金相丹唇碧眼不嗜名利優游泉石間終歲不與人爭世網亦不及之遂自號逍遙子云性喜詩文未嘗自炫其長或騷人墨士苦吟思澁時邀以相對則不覺巧心濬發逸致風生稍解音律有善琴者臨池拂軫志在流水子魚必率其徒出聽曲終弗倦且愛禪遇靜室琳宮高僧持誦子魚在旁助其正覺徹晝夜雙目不閉至於色貨心一絲

不挂其見。夷光玉環。直以爲空中幻影。視珠玉金帛。不啻水面浮漚。也是以上自王公士大夫。達人韻客。下逮名僧淑女。靡不爭延致。以爲方外交。有權貴者。知其名。呼而語曰。以子之才。非池中物也。若能從吾游。吾能尊顯之子。魚掉頭不應。喁喁然曰。是餌我也。行將以我爲換酒具。悠然而逝。不復顧自。是當世識者。共服其性行高潔。不敢以富貴中人視之。荆溪徐竹逸。自滇南歸。與子魚邂逅於巢雲閣下。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邀歸築別館。居之昕夕。必造其館。親爲授餐。居二年。其徒益衆。竹逸悉爲具。嗜一日。子魚語竹逸曰。世人碌碌無知我者。惟子泉石之性。與我近。蓋爲我作傳。以垂不朽。竹逸曰。唯唯。沉思十日。爲之寫其形狀。其心述其行事如此。

野史氏曰。張志和。泛家浮宅。逍遙五湖三泖間。自號曰元真子。子魚豈其流亞歟。乃善氣迎人。與時浮沉。而獨清濁。卒弗撓情於塵網。不逐羶而腹果然。不事雕飾而文章斐然。若子魚者。殆逍遙自全。而有合於聖賢之道者哉。

圍圍洋洋有悠然自得之趣。

蹇千里傳

侯方域

蹇千里者衛人也。其遠系出於汧渭馬氏。後無顯者。馬氏擯之。不與通。因別其姓為蹇氏。祖鳴晉。初以聲于王濟。濟悅之。而為言。孫楚濟故天子貴。近臣楚尤以文學起家。知名於時。二人既交口譽之。鳴以此稍稍遊士大夫間。積官至樞密令。後頗益驕。與馬氏論姓。望先後為諸葛恢所抑。丞相導爭之。不能得也。鳴坐是廢。鳴既斥。家益中落。乃退與奇章氏耕於野。父輟客。早卒。千里幼孤。不慧。時時從販夫牧豎者。而為人負載。又戲為人逐得之。騎千里。項千里。販走人。輒笞辱千里。千里貌益恭。觀者大

笑曰是子驚怯乃爾耶因戲字之曰驚長遂以名之會有善相  
人者過之曰吾聞人多矣公耳纍纍然而長類諸葛瑾後  
當極人臣必富貴無相忘也千里徐昂首曰人皆謂我驚是皮  
相者烏知我我當於旬日間自致千里耳乃更其名爲千里云  
千里既長盡謝去其故所狎弄者聞孟浩然爲詩乃折節事之  
爲攜笈襍浩然醉輒自負之而行皆操其所最下者久之相得  
益歡甚浩然教之曰子族陋而孤非有以延致之卒無所成名  
後三日我與諸公會灞橋上子當來已而大雨雪諸公坐風簾  
中相與傳觴飲竟賦詩因歷數當世之能爲詩無當意者千  
里顧從泥淖中背笑囊踉蹌而至諸公望見翕然曰詩在此矣  
因遂籍出其羣輩遠甚尋以餐牡丹之朝英賦登第筮仕館驛  
巡官擢駕部員外郎出爲稷州轉運使以靈石道大都督入爲  
左僕射封曹國公千里居官皆有勤績性謹愿不肯爲跣地行  
嘗曰彼僂轅而破犁者烏足與共事哉然無他材能以資敘層  
累坐取卿相同列輕之一日會食中書漏下三鼓矣千里一盡  
數豆忽奮迅大言罵坐鳳閣侍郎王及善歎曰是局趣轅下駒  
耳幸致位此乃欲一鳴驚人乎願謂令吏驅出之吾徐以上奏  
千里竟罷爲黔中守黔中險遠多暴蟲毒瘴非人所居千里白

以貴臣坐排斥意常快快不檢押時出行林薄間猝為虎所殺  
當時亦以此言及善云千里死而異父兄曰田丞者冒姓馬氏更  
以材力顯

侯方域曰千里凡驚其先世亦無達人而能自緣飾以詩賦顯  
致位卿相嗚呼亦異矣卒厄於虎類有天數焉人始聞之莫不  
驚不信既而果然嗚呼大位真不可倖致哉  
為衛子作傳着想甚奇非灞橋得來定是通玄先生所授

逍遙公傳

趙時春

逍遙公之先有駟伯者封於皮氏之墟為黃帝主車以與蚩尤  
戰於涿鹿之野帝嘉其勤更錫以冀州之沃土命力牧監焉力  
牧為之相其原隰區其子孫之材良者而各處之故公之族冀  
北為大其後駟伯得仙道乘房尾而升上帝命之涖青齊周武  
王伐紂公族皆從軍謂冀習紂教俗敗惡不可居請徙華山之  
陽以近王王孫穆王好仙聞駟伯得道乃命貴臣造父訪其子  
孫得八焉以歸以會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樂極忘返而徐偃王  
亂彭楚八子奉王駕征之大克王乃命立天閑玉堂使游處其

中歲各祿四百周衰老子出關其族亦多從之者故公又有西戎之族卿士甘公芮伯之屬恐公族為他用且害周送率師伐戎復得千騎宣王中立周復振乃使公族伐胡有功時荆徐蠻夷入寇江淮聞其克胡也益怖則解去詩人歌之曰駟牡旁旁獫狁于襄既伐獫狁蠻荆來威徐方來同諸侯中唯魯衛晉於周最親故魯有桐十六族以擯楚衛有淇上之族以報狄晉有冀土之餘以伯中國語曰得賢者昌此其效也至漢武帝尤好仙而事征伐盡選公族之壯者以擊胡又使貳師將軍掠大宛之族以歸於是公之族仕於朝者數萬矣居闔外者又數萬焉

會太史合遷坐法宮更為中書令尊寵公之宗族焉往往自宮以適君故公少為宦者事上為御馬監上甚幸焉凡郊祀游畋出入非公不行大朝賀則命陪列錫之繁纓鈎帶金厄制度侔諸侯矣雖王公大人下及士賈庶隸亦非公不行諺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公其權傾當世若此其狀魁梧微時善相人伯樂相之曰此子隆準駝背法骨將任重致遠昂昂千里之駒乎性儉嗇不茹葷飲酒唯病乃少飲酒聞光武食滹沱豆粥徐孺子為陳太傅設生芻心甚慕之居常草具飯豆而已或問公之祖為漢進佛經公又不茹葷酒公佞佛乎公長嘯而不應公既

素放逸。雖爲上所寵。然上常御輦。公驟乘而已。無所事事。自歎以官進而羈縻。進退牽制。上不逢英雄。逐鹿中原。高步天衢。下不得爲草莽之臣。愧先人矣。因請於上曰。臣駑駘不堪鞭策。幸蒙上恩。排金門。奉鸞輿。甚徼竊也。然臣年老齒牙落毛髮衰。又有犬馬之疾。聞魏處士韋夔曾賜號逍遙公。臣心欲之而未敢言也。幸上憐之。因賜號曰逍遙公。所居曹曰退居曹。自此日衰不復進用矣。而公族之顯者往往別其族氏。其貴於西楚者爲騶氏。產於渥洼者爲神氏。仕於冉閔者爲朱氏。唐太僕所部者爲雲氏。其餘碌碌守其宗姓。無所稱於世。漢建武中伏波將軍

援欲附託公族。乃上言。昔高宗審像求賢。爲中興主。今陛下亦中興主。而臣族之良者不肯輕進。臣能知其狀。請爲銅像以求之。然援實系馬服君。馬遷雖爲公族所宗。乃程伯司馬裔皆不出於駟伯。

贊曰。易稱君子有龍德焉。故進退不失其正。觀逍遙公之規略。殆君子乎其剛果有氣。雖朱虎熊羆何以加諸。然仲尼曰。不稱其力。稱其德。公豈以德稱於世哉。初駟伯就封時。風后爲茲遇。晉其後子孫卒享其兆云。

騶駟駟何代無之。伯樂未來。徒成浩歎。傳中歷敘良才。遭



元會集卷三  
逢盛世真足令伏櫪者少為揚吐

古文未曾有集卷四

古杭馬 瑛駿聲

武林王甫白艸堂評選

古杭吳 容端公 全訂

岡州區瑞圖洛川重校

竹尊者傳有引

宋 琬

武林鳳山門外崇聖院創自吳越王時院有竹千餘竿獨一莖秀出人呼為竹尊者宋覺範洪禪師為詩詠之黃太史魯直見之喜因手為之書其名遂著久之代易竹與書皆不存矣明季有古行兩衲復遺趾而菴焉更名般若厥後又琳琳

盛矣乙巳春予重客吳山過其地菴僧出詩索和樂此君之  
得此名也作竹尊者傳

竹尊者西域天竺人也其先世與空桑氏同居崑崙之陰其人  
往往多靈異有黃鐘氏者能竅其腹爲鳳凰之鳴黃帝使伶倫  
聘焉遂爲律呂之祖秦時管城子其小宗也尊者方娠聞雷音  
而生狀貌修癯不染塵垢骨節堅瑩若琅玕雖在童穉森然有  
凌霄之姿旣長從師迦葉尊者學道於雪山嚴冬盛寒侍立終  
日無頰色或累月不洗沐粉澤益鮮好佛教未入中國而管城  
子已封於中山尊者不勝悲憫合掌稽首而白世尊願身往闍

浮提界廣宣真諦支麋體禱之死無悔世尊摩頂授偈勅賜普  
門大士爲弟子口授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不假問難悉迎刃而  
解大士喜其穎徹語之曰汝能參通吾意蓋以五蘊皆空故雖  
然吾慮汝苦集滅道也解所著紫袈裟衣之復飲以醍醐甘露  
自此妙悟神通遊戲三昧或問以真實了義尊者舉臂示之千  
手萬指自尺寸以至尋丈次第井井不亂水邊月下望之儼若  
虬龍風雨晦明有時作獅子吼每當天籟自鳴人曰此尊者說  
法也及聽之多不可解惟五粒文人羅浮居士心知其然相與  
結忘言之友晉永嘉中有佛圖澄者聞師在震旦中最久重七

譯訪之至。襄國為石勒所遮。留管慕法尊者。欲剷除五臟而乏其神力。僅能破腹引腸一洗濯之而已。初竺乾國人用貝多葉寫經。以故中國不傳。尊者誓以身代。於是斷肢截股。血汗交流。然後如來之法盛行於東土。嘗曰。吾涅槃後。當以皮易骨。使吾教如恒河沙數。累萬劫不壞。庶可歸報世尊矣。嗣是側理遍天下。與劄劄氏相輔而行。楞伽諸大乘。始得家傳戶習。迺至儒林道藏。九流方技之書。流布四夷。皆尊者化身為之也。尊者沒後。其弟子散處人間。惟江楚為最。故世稱南宗。關以西為渭川。在漢南者有篋管谷。河內則衛之淇水。皆其嫡派云。尊者與山陰王子猷相友善。所至築館居之。其後蜀人文與可繪尊者之像於彭城東坡居士。見而悅之。拊手再拜而說偈曰。

昔聞莊周言。剗形而去皮。眾生多恐怖。戰慄莫肯為。惟此恐怖心。顛倒生是非。偉哉古先生。森然霜雪姿。以彼智慧刀。剔去心腎脾肝胆。復何有不寒。亦不饑。願力滄波深。詎惜支節糜。遂令大千界。珠光遍牟尼。功德億恒河。迺至不可思。我來維摩室。稽首大慈悲。寂寥鐘磬收。天籟響參差。風靜月方皎。駢拇千萬枝。欲究真實相。幻影難為持。請論曰。圓通尊者莫我辭。

予家於鳳凰山下。去院中數百武。嘗過其地。參竹尊者追和。

覺範詩曾直偈并與院僧自化結方外交然自公今之甘露  
滅也獨惜予非涪翁以傳之耳今得是傳可附不朽矣

河東君傳

陳王璣

河東君名二河婦人也甲族歷代多顯名漢天子嘗幸其家築  
苑以為居隋煬帝時尤被恩澤錦帆下揚州夾堤彌望綿亘道  
里所賜第宅甚多河東君亦其族先世居河東故號河東君河  
東君名絲字青青生而姣好眉眼如畫性閒婉動止得人意稍  
長益婀娜生態好腰肢纖細無比人或欲效之不能得河東君  
揶揄之曰昔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無以妾為學也所居臨  
大道高樓危欄飾以珍珠之簾玉鈎銀蒜掩映蕩漾之旁帶陂  
塘臺榭又多花亭酒店王孫貴客過河東君之門每繫馬其下

而河東君爲人風流放誕。綺牕朱戶間往往以青眼窺人。其  
居十餘里有樊姓者。生一子以狂自喜。其父母與河東君之祖  
有舊。遂以君字焉。河東君頗聞樊氏子狂。常悒悒。旣嫁。益悽然  
不樂。一日樊氏子治裝將之塞外。博取封侯。與君爲別。君製陽  
關三疊以祖行送之。渭城自是獨居無聊。時有亂鳥棲止庭前。  
君作烏夜啼曲以寄恨。常凭高徙倚。每於晚烟曉霧。細雨斜風。  
未嘗不淚霑羅袂也。會偶遊陌上。遇一豪家乘玉驄。家僮數十  
人隨行。見君容貌。竟劫之去。河東君初婉拒之。又甚柔弱。不耐  
狂暴。日就摧折。河東君愈憔悴。不得意。臨秋風望長亭。顧影自  
憐而已。其鄰人李生者。能道河東君當年爲言。盈盈十五時。著  
淡黃衫子。盈盈者君小字也。又言河東君有中表妹桃姬同居。  
桃姬豔衣麗粧。河東君則麤服亂頭。不施粉澤。嘗同行望之者。  
曰。桃姬麗則麗矣。然不若河東君搖曳動人。又言河東君多態。  
作大垂手。小垂手。嘗臨水拖綠裙。倩碧一色。又時作愁蛾。遠山  
狼籍可掬。又少學舞。曳袖若雲。當舞時。或結其裙帶。恐其仙去  
也。又好人吹笛杏林梅嶺中。或有爲新聲以媚之。君輒解。又言  
河東君愛春月中立。時有王生姿形濯濯。君見而悅之。曰。人言  
王生似我。我亦自謂似王生。故當時大有微辭焉。予聞故天

上星躔偶謫人間。故裊裊絕世如此。又聞君有兵術。當周亞夫。陳兵時。用君計。每戰必克。令營中皆呼君為細君。天子入其陣。提寵之。又聞京兆尹張敞。遇君於章臺。後敞倣君螺黛法。為婦畫眉。嘖嘖人口云。

野史氏曰。宋武帝時。有為靈和殿宮人者。見寵侍。嘗三眠三起。亦豈其族耶。聞河東君之姊若妹。居永豐坊。皆倩媚弄姿。其族布滿天下。灞上漢南。尤繁衍。大抵輕盈飄宕。其天資然也。寧獨婦人。其男子亦然。又其別族為楊氏。有女為唐明皇妃。交情搖曳。句調清新。不讓張緒。當年風流獨步。

蒼髯叟傳

王崑

蒼髯叟忘其姓氏。始居方山頂。僊在事之。得仙薦於堯堯。不能用。叟遂棄去。故有虞之代。無聞焉。夏后氏舉為社主。卒不大顯。貴商時。隱居景山。入周。遷於徂徠。與新甫蒼官齊名。仲尼聞其行事。謂有歲寒之操。叟至今引為知己。始皇封泰山。至半道。忽大風雨。路旁遇叟。僅以身免。輒欲封叟為五大夫。叟大怒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天下亡。未受命。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尋崩於沙邱。關東賊起。有宮人驚走入山。不得食。幾餓死。叟憐而食之。遂不復饑。久乃身生黑毛。奔越如飛。至漢成帝。獵

於終南合圍得之乃知是秦宮人世以此議之大有微辭。叟惡之。終漢世無所表見。在吳自稱十八公。丁固嘗夢叟生腹上。覺謂人曰。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已如其言。人遂謂夢見叟者必見人君也。叟意初不樂此。隱於郊山。與晉僧法潛善。或問勝友爲誰。僧乃指曰。此蒼髯叟。於是叟之名益著。間遊陶元亮園中。值元亮解印歸來。三逕就荒。叟孤立不忍去。陶德之。撫其背曰。與盤桓。孫興公聞其名。招之齋中。久處無去志。客毀之曰。叟非不楚楚可憐。但恐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客慚而退。斯時有以嵇康和嶠比叟者。叟頗有矜色。梁陶宏景亦雅慕叟。延其族屬共處庭院。每聽其聲。欣然爲樂。叟感其意。炎寒不貳。陳後主幸開善寺。叟在。召侍臣咸坐。叟下敕。張譏監議。時索塵尾未至。後主舉叟以屬。譏曰。叟可代。叟殊不堪。未幾會博陵崔斯立。丞藍田。訪叟。叟就焉。日相哦唱。韓昌黎爲之記。叟乃大悅。鄭薰暮年欲邀叟。不能致。得叟子弟七人。目爲處士。誇於人曰。異時可匹五柳先生矣。其爲人見重如此。鮮于伯機嘗於廢園中見叟。揖至所居。共數朝夕。輒呼之爲支離叟。叟亦不以爲怪。其後過武林。數與王暉遊。暉家貧不能留。叟嘗謁叟。溪上聆其緒論。覺清風徐來。飄飄有高世之志。一日叟謂暉曰。吾

閱人多矣。未有若子之性情與吾道也。子盍爲我狀其生平。予唯唯。叟長身玉立。偉幹修髯。瘦削勁挺。毅然以氣節自任。云論曰。今之人阿媚以取容者多矣。問有一二氣節之士。其始亦欲自振於時。及遇大議。臨大事。鮮不喪其所守。聞叟之風。其亦知內愧耶。處困窮而益厲。經盤錯而不更。子不云乎。惟我與爾有是夫。

髯叟世有隱德。不受秦封。足徵勁操。然其孤高絕俗。冲雅可人。文亦似之。

梅先生傳

何文淵

先生姓梅。名華。字魁。不知何許人。或謂出炎帝。其先有以滋味干商。高宗乃召與語。大悅。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因命食采於梅。賜以爲氏。梅之有姓。自此始。至紂時。梅伯以直言諫。妲己事被醢。族遂隱。迨周有標。有者始出。仕其寔行。著於詩。垂三十餘世。當漢成帝時。梅福以文學補南昌尉。上書言朝廷事。不納。亦隱去。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自是子孫散處。不甚顯。漢末。綠林盜起。避地大林。大將軍曹操行師。失道。軍士渴甚。願見梅氏。梅聚族謀曰。老瞞垂涎漢鼎。人不韙之。吾家世清白。慎勿與語。竟



匿不出厥後。系生葉葉生，萼萼生，葉葉生，華是爲先生。先生爲人，修潔灑落，秀外瑩中，玉立風塵之表，飄飄然真神仙中人所居。環堵竹籬茅舍，灑如也。東西行者過其處，必徘徊指顧曰：是梅先生之居。勿勿除谿山風月，其與之俱乎？先生雅與高人韻士游，徂徠十八公山陰此君輩，皆歲寒友。何遜爲揚州法曹掾，虛東閣待先生，先生遇之甚厚，相對移日，留數詩而歸。唐丞相宋璟平生鐵心石腸，不輕與人題品，獨爲先生賦之，其見重如此。天寶大歷間，杜甫客秦山，邂逅先生於風雪中，巡簷索笑，遂爲知心。每語人曰：僕在遠道，無可人與語，得梅先生亦少慰。

焉甫爲一代詩宗，心所賞好，則衆口翕然，於是先生之名聞天下。清江成都羅浮庾嶺孤山石亭野橋溪路之濱，山店水驛江岸之側，遇會心處，輒婆娑久之。好事者爭攀挽過其家，甚至圖寫其像，朝夕瞻玩，或以油牕土屋，屈致先生，將之射利，先生亦爲開心吐露，或爲先生歎，非其所。先生曰：苟不盤根錯節，安能以別利器？知先生者，敬愛愈重。錢塘林逋眉山蘇軾咸以詩歌美之，蓋凡士大夫欲以片言行者，必託先生藉口，苟非先生之爲容，則語言無味。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之，王沂公會居要路，持魁柄，高下人物，許在百花頭上，繇是緋綠纍纍，至於公不墜。

先生性孤高不喜混榮貴以酸苦自守忽一夕聞高樓笛聲乃  
 悽然有感曰吾不能効桃李輩趨時故際窮年風饑雪虐而冷  
 落如此奚憾焉嗚呼侮自大林之後曠數百載無聞人由唐至  
 宋稍盛流派蕃衍分南北兩支世傳南暖北寒先生蓋居於南  
 者也先生諸子甚多長曰實操行堅固人謂其有父風味異居  
 南京犀浦者為黃氏其餘別族具載石湖世譜  
 太史公曰梅先生翩翩濁世之高士也觀其清標雅韻有古君  
 子之風焉彼華腴綺麗烏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仰愛慕  
 豈虛也耶

元亮擬之為妻端伯比之為友稱謂雖則殊途尊親本無二  
 致語云繪花者不能繪其香分讀是作而一種馥郁之氣彷彿  
 端過黃荃父子遠矣

蘭友傳

方宇

友姓蘭名馨字汝清號無知子始祖國香草姓也鄭文公妾燕  
 姑夢天與國香倚闌寤而生子公異之物色求香得之幽谷賜  
 姓蘭志倚闌也加草不忘本也香後獨茂修德芬芳隱居深山  
 雖困窮未嘗改節仲尼稱為善人君子又傷其老草莽遺琴操  
 以彰其美識者亦曰使際風動時香名豈終泯乎自是子孫蕃  
 衍布散諸國春秋居楚屈原延之九畹每飯不忘忠憤不平之  
 氣賴之以洩原感其德佩服終身晉有鄰玉樹者謝安處之庭  
 階視如子弟至今咏蘭氏必曰謝庭歷唐而宋曰倚曰鼻倚受

知韓愈亦困窮愈曰揚揚其香不採何傷蓋美之也。曩為朱元  
晦友後病歸元晦思之有願言托孤根歲晏以為期之句其冒  
姓者楚有樵漢有臺晉有亭又有善釀者武帝飲之甘呼蘭生  
而不名樵與桂權同舟事君有濟川功臺於章帝時游太學與  
崔駰私論武帝善惡事聞下有司臺自訟獲免拜令使亭好山  
水家有峻嶺茂林曲水之景名賢王羲之庾薊輩上巳日就亭  
觴咏暢敘幽情以姓為名者有馬氏澤氏賽氏馬澤俱精醫善  
療腫毒疼痛賽家廣積珠如粟熟者求之散而弗惜又有蒞共  
蕙藜皆近族也馨始生異香滿宇人稱香孩兒皆曰何物老嫗  
生此寧馨兒流芳百世必斯人也馨多長不伐既長聞木徂徠  
梅華竹直同道相友往師之三九口于幽填雅淡和氣襲人予  
輩友也敢曰師乎遂深相得號為四友時有嚴雪者得黃老之  
學草莽之士慕而變者萬計惟四友正色不動能耐歲寒雪多  
方誘之自如也明春禁異學雪屏竄變者反正四友名益重於  
世後木為大夫梅居鼎鼐竹以笙簧才官翰林馨獨潛修不出  
復與金利締交同心相媿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金與蘭  
馨性剛梗每秋風起怒髮衝冠若聞鷄起舞狀文華一吐芝馨  
遠播人採其善不戴之首則佩之身奉以羞祀苾苾芬芬神明

來格凡大夫處士聞其名無不愛慕思友里有舊生使惡氣人  
不之近疾馨異已面斥曰人生當使人畏子之得人親媚無乃  
務爲容悅乎馨笑而不答見者不平責猶曰遺臭萬年人皆掩  
鼻汝之惡也有友如馨宜竊香自薰何乃妄議如此馨惡污穢  
有拔茹者必淨沙爲地時進潔湯斯暢舒自遂不爾則形容就  
悴無他歸潔其身也夏月炎暑人有浼不潔者示以湯盤俾洗  
濯自新雖婦女亦沃以膏沐明德惟馨人皆頌其功秘書省有  
蠹魚爲害上召馨拜掌書記害遂息因名其省曰蘭省表馨能  
也功成身退優游林泉或仰登高山或俯臨深崖又或掃青苔  
坐白石澹如也閔子廣於取友邀馨語曰聞子芳譽願效同心  
之義分香吐懷惟子之需敢不構莊禮子期與俱化耶故署之  
曰蘭莊云

論曰仲尼聖也原與元晦賢也聖賢不苟取也而皆取乎馨之  
先難乎其爲馨矣然能衍餘芳襲書香無辱於先使閔子樂友  
馨乎馨乎在友爲益在子孫爲賢乎世之爲人友爲人子孫者  
能如馨焉可也

閔道元號蘭莊叔厚爲作此傳發揮斯旨真可謂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矣

君子傳

葉綬

君子諱。蓮。不知其姓。或曰。十世。蓮。名。荷。因。姓。荷。氏。又曰。蓮。君子。嗣也。因。嗣。得名。非。君子。之。諱。君子。幼。諱。齒。蒼。長。字。芙。渠。相。傳。實。為。神。仙。家。流。世。居。泰。華。山。玉。井。中。其。始。祖。有。諱。碧。藕。者。壽。千。歲。成。周。時。因。西。王。母。進。見。穆。天。子。陪。宴。瑤。池。上。後。不。知。所。終。子。孫。散。處。其。根。派。世。襲。其。名。亦。曰。藕。咸。潔。白。聰。明。意。氣。清。雅。自。以。仙。流。弗。與。生。民。伍。隱。遯。不。見。於。世。苟。可。蔽。身。雖。污。泥。淵。下。沒。齒。不。怨。時。人。為。之。謠。曰。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為。乎。泥。中。藕。聞。愈。不。介。意。世。有。好。而。訪。

之者。輒強與歸。竟不辭謝。第求藻雪。以往任訪者。指使或療渴。治病。養老。慈幼。娛賓。客供祭祀。靡不順承。雖刳股。鬻體。不憚。藕生。茄。茄。端。楷。離。立。迄。然。有。出。塵。之。志。茄。生。荷。荷。爲。人。圓。渾。能。紉。緝。爲。衣。與。楚。畹。蘭。氏。族。諱。蕙。者。齊。名。見。稱。於。三。閩。楚。大。夫。又。嘗。爲。栝。椹。屈。體。輪。菌。如。象。鼻。狀。授。客。吸。酒。號。碧。筒。杯。東。坡。見。其。遺。製。酌。酒。試。之。歎。曰。碧。盃。既。作。象。鼻。彎。白。酒。尤。帶。荷。心。苦。藝。紹。當。時。後。人。無。能。效。之。者。傳。十。葉。至。君。子。君。子。質。羸。氣。盈。必。芳。貌。溢。內。視。談。然。不。足。外。觀。佩。服。鮮。整。光。彩。可。愛。盡。得。修。養。羽。化。之。術。以。神。仙。多。荒。唐。不。根。未。嘗。妄。以。語。人。飄。然。有。高。世。之。想。因。辟。穀。

人閒奇美珍異珠玉狗馬聲色服用悉無所好。惟日引清漣以自娛。濯古有東昏侯寵貴嬪而愛君子姿色。今與潘妃進履。君子愀然。侯範金肖像以代焉。唐明皇鑿太液池。與楊貴妃游宴其中。近臣將相或不得時。至君子侍從其間。不少刻舍。左右會祿山之亂。遂引去。釋有金仙氏。雅知君子齋潔。留參侍。世尊君子惡其異。已不果留。留輒疊任束體。悒悒不樂。若枯槁然。釋刻木勒像。遺之。自是流落江湖。甘同草芥。不希薦達。邵陽程九齡。遇諸閭巷。望見驚喜。且拜曰。吾先夫子從周先生游。周先生友愛君子。君子吾先夫子師友也。敢不拜。時薰風徐來。君子欣然。

起舞笑媚相迎。恨相見之晚。九齡固請以歸。下榻竹壺。汲清澗。以奉之。顧諸子姓曰。君子吾方外友也。可善事之日。鈞簾去屏。蔽灑掃。左右惟恐失君子歡心。君子雅不喜言。稠人廣衆談論。竟日傾候。默默聽不倦。或勸之仕。請與出游。皆不應。問鄉里來。幾何時。治何業。九齡從前代對。至不煩。君子一辭。君子大悅。謂九齡知已然。頗純。類紅粉姿色。似可動人。多以此嘲之。或謔曰。太真浴出時。耶寵幸睡未醒。耶舉座大笑。君子未嘗怪也。君子不時見。每盛夏。東日方興。振衣起立。吟風灑露。逍遙欣躍。已而徘徊顧望。移午歛體。握固噤不露半唇。數日卸服。委其心而

蛻去。去輒至。時復來來去去。皆在壺中。人莫能窺其迹。九齡益奇之。謂曰。昔費長房遇壺公。能答鬼使。社合吾其爲長房乎。因號小壺公。神仙家白希夷之後。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君子知之。亦欲傳世。顧非其人。雖傳不解。雖解不盡。徒資荒唐之談耳。思得清虛謹默長者。卽授之。竟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九齡。九齡不盡解。因俟其去。而視其遺。玉蛹纍纍。私啖之。瓊液滿。嚙兩臉。馥馥君子之色。齋居亦軒豁塵俗。不到好事者。以厚幣迎君子。九齡謝絕。君子遂安於程氏。初君子歸。九齡有異人過而相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神清骨潤。往來人世。壽不可量也。



昔見其浴漢昭帝柳池中。芳氣聞十里。又見其在華山頂上人。得其丹服之。輒羽化。今已數百年。顧在此九齡聞之。愈敬信奉。承不少怠焉。

太史公曰。稱君子有三。其一為孔子所稱懷德喻義之流是也。其一為蕭穎士所稱汝園渭川之族是也。獨玉卮之宗最為審。昌而終不類。夫君子。唐佞臣。楊再思。譏謔張昌宗。頗辱君子之名。實非君子之罪。惟君子以中通外直之德。聞遠益清之譽。遭。遇明皇為士大夫賞識。若曹子建。杜子美。李諱。仰。白居易。韓退之。輩莫不更相推詠。迨周茂叔講道濂溪。尤極口著說君子之名。始大顯於天下。穎士所稱微弱。孔子所指世亦不可的。其誰也。惜乎神仙是尙不能致實用於宗廟。是豈浮華之士哉。異相之言。經傳不載。縉紳先生皆疑之。

此葉子為鄱陽程九齡而作。不獨舌吐青蓮。抑且筆開五色。君子哉。若人之文。與若人之交也。

擬 青帝詔今年行春特蚤兼令天下諸花咸於春日齊

放仍置閏三月俾久不彫落花神謝表 主雨謙

天○開○韶○令○寒○年○弱○霜○雪○之○威○帝○撰○良○辰○隔○歲○布○陽○和○之○詔○八○荒○  
催○萬○花○而○成○谷○四○序○合○一○節○以○咸○輝○百○丹○暄○萋○千○秋○生○韻○竊○惟○  
啓○華○披○秀○嬌○鶯○流○百○轉○之○清○音○憐○紫○復○紅○浪○蝶○宿○五○更○之○香○夢○  
探○花○勅○使○榮○得○色○於○瓊○林○御○史○惜○春○任○留○芳○於○上○苑○列○乾○坤○以○  
錦○繡○李○仙○矜○草○木○之○欲○言○畏○柔○嫩○於○天○喬○社○老○向○江○皇○而○賦○惱○  
期○莫○昌○矣○恩○其○大○哉○獨○是○後○先○之○開○放○異○宜○听○夕○之○瘁○榮○苦○速○  
連○宵○風○雨○偏○瘞○西○施○雙○頰○燕○脂○竟○違○南○國○櫻○桃○寫○血○乞○年○嗟○薄○

命○之○天○杜○宇○傷○心○覓○葬○祝○長○生○之○地○藥○闌○畔○塵○埋○詩○客○之○囊○雲  
紫○亭○坐○燼○道○州○之○燭○豈○天○地○之○有○憾○抑○花○草○之○多○情○顧○未○有○日  
續○小○年○物○賜○大○環○如○今○日○者○也○伏○遇○堯○天○循○甲○舜○日○重○華○早○足  
玄○冥○之○裝○試○瑞○梨○於○九○月○特○怒○豐○隆○之○喝○挈○夏○令○於○三○春○從○此  
綺○帳○朱○嬴○不○須○白○露○爲○霜○之○候○天○漿○雲○萼○盡○簇○青○陽○豔○冶○之○叢  
梅○聘○海○棠○黎○舉○喜○同○時○而○如○願○杏○依○妙○妓○平○園○慰○歎○息○以○無○聲  
顏○修○文○比○桂○香○一○山○吹○煦○尙○隘○列○御○冠○笑○諸○就○三○載○琢○削○徒○勞  
惟○茲○有○脚○春○陽○彙○麥○天○槐○序○以○運○德○無○邊○九○景○瓊○枝○玉○蕊○之  
爭○先○穆○陵○道○無○煩○咏○榆○莢○以○留○殘○朱○淑○真○正○可○啓○繡○幃○而○延○坐

臣○等○才○非○橐○籥○職○領○栽○培○冰○雨○露○之○無○私○普○天○同○慶○睹○芳○菲○之  
有○造○隨○地○爲○歡○身○作○護○花○鈴○防○靈○禽○之○啄○瓣○功○却○移○春○檻○誦○笨  
伯○之○牽○緝○洵○天○府○之○奇○觀○垂○花○林○之○盛○事○伏○願○新○恩○有○俶○大○德  
惟○生○日○暮○媽○紅○永○絕○東○風○之○嫁○雨○膏○肥○綠○徧○萋○湖○之○山○將○見  
百○二○十○里○杏○村○在○在○放○迷○津○之○秦○洞○三○十○年○來○桃○倍○人○人○分○佛  
偈○於○禪○林○入○樂○遊○詩○二○十○篇○洵○能○消○恨○用○花○成○會○十○萬○枝○儘○可  
忘○憂○矣

留○春○無○計○綠○葉○棲○紅○花○既○飄○零○人○應○浩○歎○今○得○置○閨○不○彫○宜  
花○神○之○感○激○難○言○矣○白○岳○代○草○此○表○爭○奇○奪○錦○似○遊○上○苑○得

水

七夕上天孫表

朱灑

臣聞王姑下降先解赤轡之裝青女司權自成白藏之候時稱  
同道功作合符景既爲澄節亦名綺伏惟天孫組織輪光黼黻  
靈化稟泰元而發彩耦媼神以駢奇絳河浣連貝之章金漢次  
編珠之製華張神闕綉刺清都處遠紅雲之居游出白榆之外  
茲逢離鏡初合望鈞乍斜鵲成梁而啓晶簾石空杼而開瑤戶  
綵縹練白容裔查青玉箱從載瓊珮垂鞋聘鸞賦於天街方成  
九轉棄龍梭於別渚未報七襄烟袂時開覺商風之甫會霞裳  
既曳知大火之初流百和自滿虹橋七寶復光雲路粧燃貝殿

纈幔琳庭。龍燭舒文。長照金盃之夜。鳳簪絕耀。分映珠闕之顏。  
麗景已傳。色絲遊光。便依玉柱。鵝尾修而發。軻兔日耀而浮。潢  
霧席薦。重星醫勺。次織停霜。緯步動月。輪未斷蘭膏。上懸長命  
之絡。遊歸鸞駟。重理合錦之機。臣刺心非繡。不腸乏華。乞靈化  
工。斷摧世綺。所冀機杼自出。勿集碎錦之文。經緯別操。能同迷  
日之色。玄黃在手。璇琰吐胸。河鼓鳴其聲。聞天津。濯乎思。綏謹  
設祠奉表上進。

才如織錦思已凌霄真手抉雲漢分天章矣

中秋上月宮表

梁雲構

蓐收肅令。際秋色以平分。桂影撐輪。屬月華之正滿。輝涵長夜。  
歡徹清宵。恭維帝子。德昭四象。光洽三階。似鏡如圭。人間留望。  
舒之號。燒銀讓璧。天上懸不夜之光。靈藥嘗來。控蟾蜍而光流。  
海宇。玉柯修後。攜杵白而霜搗。清虛然金氣旺。而皓魄愈晶。玉  
鏡圓而清秋適。半瓊樓玉宇高處。直欲飛昇。銀漢金波。澄宵正  
宜清賞。伏念臣。薤陰借庇。桂萼曾攀。平時望娥影。以徘徊。此夜  
觀玉團。而起舞。汲清泉而為酌。設桂醕以邀誠。伏願分輝綺戶。  
流彩雕檐。兔影常圓。人對年年。玉宇珠胎。頻孕家傳。世世天香。

散彩影於毫端發清輝於楮上月色文光並照千古

鱗表

王琳

臣鱗言伏見除書以臣爲參將軍油蒸校尉耀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憑臨鼎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走姬非有意於綺羅白鮪女兒豈期心於珠翠臣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恐鮎腹之譏懼貽鼈巖之誚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宏曲蒙鈞拔遂得起昇綺席忝預玉盤爰廁玳筵猥煩象筋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桂紆蘇佩纓輕瓢纒動則樞槩如雲濃汁暫停則蘭膏成列婉轉綠蕙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滋澤九殞勿辭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鐺門奉

表以聞

後梁王琳明帝時為中書舍人博學有才藻好臧否人物衆  
畏之嘗作此表意託諷當時或出泥塗驟登鼎鼐而無所建  
白者

戲為蜂子分藩謝表

顧丁璫

金房玉室。蠶飛丹蘄之文。酒花糧玉。貢紫臺之食。托巖岬而  
建國。天作高山。蔭林樾以由房。祥徵喬木。分桐典重。集木心勞。  
竊惟蠃蛄。暗春秋之紀。視同億萬。斯年。蚍蜉煥雉。堞之形亦等。  
千八百國。堂名審雨。危軒引盧子之車。郡剖旁柯。翠葉點淳于  
之佩。海濱鳴國。春寄紅箋。河內黍民。曉乘元驥。無不各分。井里  
俱統。臣民惟我國。派析佩瓠。益賊驚鋒。而避舍。種殊螺贏。螟蛉  
沐化。而朝宗。既體若壺。威方象蟻。細腰屬土。宅卜神塹。邀上客  
以分餘。揚傲陳蕃之下。翔車衡而兆變。智居巖簿之先。奕話青

桐集一隅於蘭若。蕊盛白玉。耀五色於吳明。此皆播譽方書。扇  
芳異史。未有蘭香。玉潤能傳萬物之心。藹族華宗。克振千林之  
響。如今日之盛者也。伏遇聲和鸞鳳。質繡鴛鴦。爲政比於蒲盧。  
化行桑卯。慮患坊其辛螫。志傲桃蟲。河水雲明。驟聲靈於丹鳥。  
崑崙木落。拚威武於欽原。是以周乘震登之雄名。傳樓櫓。晉仰  
趙桓之氣。形畫幡旗。臯嶺文文。聲流山海。毘耶翼翼。績勒瓊州。  
謚竹旌荷。廣洪鈞之亭。毒題崖頌。石富上國之資。櫛承介祉於  
靈邱。風雨不驚。架構答餘庥於宗雅。神仙致謝。紗籠職守。司行  
缺輸將者。有罰明徵。定令殘人物者。必誅鋒不防身。誦哲王之  
神武。仁能服衆。欽聖世之無兵。誦靡窮。鷗言莫既。臣假靈脾  
室托體。花臺德藉。蠟翁恐虛類我之祝。質同蝨子。慚辜式穀之  
仁。既托稷以固圍。每喻求賢之典。方立朝而捍難。因通尙武之  
書。初肩析玉之封。蠅蟻懼切尙念。咀華之日。卵翼恩深。翹首雲  
飛。搖心天遠。伏願孳生不息。政令恒新。塗室而居。智弗哀於攻  
寡。峩冠而理。義不懈於環王。則赫赫風雷。永護琉璃之寶。誦誦  
孫子無曼。蠅豹之羣矣。  
范有五倫。亦具五德。爲之草表。不是過也。然而文心幻化。非  
葛翁吐飯。伎倆可擬。



戲擬漢太公辭太上皇詔

黃汝亨

吾素微末。藉天之靈。吾子賓平。一海內皇帝。天下若以家令言。吾亦人臣也。是以擁篲却行。而迎吾子。胡儼然辱太上之號。且也。昔者吾為楚俎。上肉微項伯而分。而翁羹。以及吾子。吾安得見吾子南面。而帝吾。幸吾骨肉在。而以居鴻稱。天實惡之。吾子。萬人道顯。至親而以招天惡。吾將不堪。敬辭之。分羹一言。雖一時權宜之術。而忍心害理。孰大於是。真父戲擬此詔。其亦深惡痛絕之也。

人... 山... 以... 天... 德... 功... 績... 著... 著... 猶... 襲... 舊... 封... 賞... 不... 酬... 勞... 心... 焉... 用... 疾... 卿... 為... 朕... 草... 詔... 封... 為... 臨... 淄... 公... 加... 以... 九... 錫... 約... 乃... 再... 拜... 稽... 首... 俯... 憑... 王... 几... 草... 詔... 曰... 朕... 聞... 勛... 庸... 不... 賞... 則... 勞... 臣... 靡... 勸... 賢... 哲... 勿... 崇... 則... 善... 士... 致... 疑... 忘... 功... 抑... 能... 忠... 臣... 之... 所... 以... 守... 謙... 節... 也... 錄... 善... 旌... 猷... 聖... 王... 之... 所... 以... 廣... 激... 勵... 也... 茲... 爾... 卽... 墨... 侯... 石... 虛... 中... 者... 裔... 出... 端... 溪... 少... 加... 砥... 礪... 令... 望... 攸... 章... 薦... 登... 上... 國... 涉...

加石虛中九錫詔有引

季蘭

梁大同四年帝在咸和之殿召侍臣沈約籌庶政因指玉案御用硯顧謂沈約曰此硯事朕於文學之日今朕獲承大統追惟曩昔已事朕二十六年功績懋著猶襲舊封賞不酬勞心焉用疾卿為朕草詔封為臨淄公加以九錫約乃再拜稽首俯憑王几草詔曰

朕聞勛庸不賞則勞臣靡勸賢哲勿崇則善士致疑忘功抑能忠臣之所以守謙節也錄善旌猷聖王之所以廣激勵也茲爾卽墨侯石虛中者裔出端溪少加砥礪令望攸章薦登上國涉

歷文圖。總事朕躬。朕傾蓋如故。寔慶不已。從容晤對。出入臥榻。朕由文學。遷登臺閣。遠跡江表。遂總戎機。惟爾獻可。替否小心。敬畏箋表。肆應文彩。葩流靡不。精敏罕有。過差及朕。繼膺天眷。克承丕歷。爾同心協謀。翼贊皇業。鴻謨寶訓。式敷萬方。惟爾是賴。朕常夙憂邊檄。寅夜秉燭。一札十行。爾預機密。出則謙謹。塞默不對。溫樹追隨。朕躬二十六年。始終如一。不懈於位。遠猷石畫。朕所自知。昔中書君暨松滋侯。恃其才能。凌駕爾上。污蔑爾德。爾守敬慎。一不與較。今中書草宿松滋。歇絕爾舊質。瑩然罔有玷缺。良由爾堅貞淑慎。積厚流光。回顧四友。惟爾尚在。汝惟不伐。故莫與爭勞。而能謙萬民。攸服天章。服所以尊賢。爵祿所以崇德。今賢德並茂。位廼不副。朕甚憮焉。今遣持節資善大夫中護軍臨川侯水忠臣。行秘書開國男介直。封爾爲臨淄公。食卽墨等十二邑。其上卽墨侯印綬。復加九錫。爾其敬聽朕命。惟爾作賓王家。允稱著舊。宣勞著力。歷有年所。漢崇更老。几杖是優。今以更老待爾。錫爾以鏤金烏木之几。爾夙揚芳譽。馨德遠聞。是用錫爾以尙方沉水之座。爾每見朕。焦勞中夜。不寢。嚴更寒漏。俯侍不怠。永懷勞瘁。常不去心。是用覆爾以異方鳳毛之錦。爾鎮重有威。招之不來。磨之不去。汲黯在漢。爾無愧焉。古

人愛賢益茂為三。是用藉爾以西域。瑠花之網。爾有忠儻。常規  
 朕失克。蓋弘多。是用錫爾以青玉。蟠螭之蓋。言有嘉戎。鹽是  
 貺。爾之禪贊。匪可縷述。是用錫爾以金莖。仙露一斛。爾夙夜匪  
 懈。恪勤王事。未有池沼之娛。今就爾第。開雙珠戲。龍之沼。以為  
 爾娛。爾事朕有年。中枕。朕亦曾無埃垢。是用拂爾以翡翠之帚。  
 齊桓三疊管仲。恢張霸圖。今爾輔弼朕躬。光揚天業。其錫龍香  
 之劑。以膏沐焉。嗚呼。休哉。位以德尊。物白賢錫。隆茲大典。光寵  
 匪私。爾其敬哉。以永終譽。故詔。

魏收草加齊王册李德林作錫隋王文何如此詔為無愧

戲封胡公并加九錫册

夏允彝

册曰。朕用不聰。覆厥羣育。唯在位。擊元罔余一人。克諧朕悼。厥  
 心弘敷。眾山穴有媚於朕志。爰命予彌。唯爾狐綏綏來儀。萃應  
 朕求。朕用爾休。用錫爾典禮。其敬聽朕命。朕惟有眾。對習亦罔  
 或克化。唯爾狐。藁茹樸。咀羹爾秘功。秘功用成。爾形乃敷。賢亦  
 粉厥頰。亦良厥須。用爾徂於陰陽。厥惟爾才。誰余禦侮。曰唯善  
 奔走。惟爾狐。克健爾馳。朝暮儵掉。罔踪爾趾。厥惟爾能有喙。其  
 慎有蹄。其跼眾字。以仁禱。朕眾沸。騫則莫。或用戢。朕命爾導。余  
 眾用慄。匿罔聲。朕匿厥惟爾威。有孤其角。謹號曰。解。疑不嚮朕。

未曾有集 卷四  
三  
憎而專攫厥暱。匪爾狐於朕乎。娛朕疇曷。爾厥惟爾。思肆厥不  
軌。媚爾馴昵。朱燎炎炎。曰唯爾求。唯爾不震。不難。厥城自厲。  
卒莫爾嚮。邇厥唯爾。勇衆倖醜。良呼儔翁。殛曰莫爾。出入爾居。  
郤曲不恒。厥窟踰連。并五爾。逝則逸。厥唯爾智。囚夷弗賓。符拔  
罔臻。育爾於囿。其樂孔耽。朕於千畫。爾丹其服。朕於千宵。爾白  
其容。蓬蓬其後。用兆朕悠。昌厥唯爾。多才藝。鹿走於郊。化爲絜  
獮。群羊求食。哮闕若虎。朕懼四顧。罔不朕嚙。唯爾左右。朕躬  
用怡。錫攫之聲。朕斯不聞。厥唯爾能治。爾始爰立。衆咸爾尤。朕  
志不惑。爾後克麗。既長百羣。衆則爾服。嘉譽肆溢。訖於幽窟。徹

於誓御。朕視天下。卒莫爾類。朕聞能懋懋。賞帝王循躅。故楚王  
雄霸。亡馬峻秩。衛乃辱主。其鶴乘軒。況爾迅才。乘鬼克臯。克嘯  
媚茲之誦。見美詩書。能瞻於彼。而賞嗇於此。朕甚惡焉。今以首  
邱之壤。環二百里。封爾爲胡公。用建玄社。衍厥子孫。又錫爾青  
珠百顆。用析授厥胤。世嗣爾媚業。錫爾丹袞。赤裳益沃。爾顏盡  
智破貞。罔勿遜爾志。錫爾射犬之弧。犬至弧張。則莫爾嗶。況爾  
敢噬錫。爾驚精之香。敵爾臊人。則永嗣爾爾。魅道用不衰。錫爾  
絳繒之囊。衛爾足捷。而穿求罔爾。多穴錫爾古鏡。定爾疑偵  
物。將飛弭耳。逝取毋後。錫爾氏曰。趙嘔淪。吸晶物。莫肯捍。爾用

是難老錫爾嘉名曰紫潛潛祿祿迷陽亂朱匪脂厥體用嘉爾  
柔音錫爾碧牘丹篆之書用臧爾謀達於昊天永在上帝莫  
爾傾爾其欽哉毋彫爾步毋慙爾術朕唯爾腎腸爾均余休戚  
狐性多疑兼之善媚此妖獸也何以冊爲然瑞應圖以爲六  
合同一乃見九尾之狐又云王者不傾於色則至及禮斗威  
儀亦有政訟平文狐出之說狐豈無良者哉宜其有九錫之  
加耳至於文辭古奧直追典謨

戲復立望帝冊

尤 佶

元鳳元年天王狩於岐陽遣大鴻臚丁令威羽林中郎將陳寶  
至蜀復立望帝杜鵑爲鳥道王冊曰興滅國繼絕世古之道也  
武王封黃農之後周書美之紀侯大夫其國春秋悼之咨爾杜  
鵑世有巴蜀爰承蠶緒式廓鳧疆克著令聞曾無失德罄靈不  
道尾大弄權名爲受禪實同篡竊爾遂明夷垂翼白窟深山朝  
夕哀鳴攀枝北向倒懸求救泣血思歸黎人旄葛之歌申子秦  
庭之哭行路聞之皆爲流涕余一人可無鳩乎夫茲鳥傳商神  
雀紀漢翁父建於鳧繹毛伯祚於雞斯衡陽之地以界梁鴻環

邱之田以分。鬲鵠眷爾。哲亂豈忍。忽諸雖然。爾以百雉。妄竊帝號。非制也。屬吾祖德。衰夜郎不知。漢大令予。既討逆定。其地去。黃屋左纛。帝制錫爾赤羽。一白羽一翠蓋。鸞旗。王錦城白鶴之山。維爾曬之。鴛鴦之水。維爾帶之。碧雞金馬。爾則祠之。桃笙竹酒。爾則貢之余。又使益州牧。桐花鳳。隄為太守。秦結了左。右夾輔。為爾羽翼。無滋他族。實偏處此。嗚呼。蜀道方難。蜚鴻滿野。周京既盛。振鷺來庭。詩不云乎。言旋言歸。復我邦族。爾尙最哉。

誅篡臣耶。譏刺史耶。天津一聲。能不動人三歎。

戲封大蘭王制

袁淑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猗、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沉、精、標、羣、形、於、玄、質、體、肥、臍、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參、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業、隆、當、時、名、垂、後、世、此、君、之、美、也、白、躋、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龍、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游、唯、君、為、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欬、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其、封、爾、為、大、蘭、王。

景純嘗贊豪筵云剛鬚之族號曰豪豨此乃封之大蘭豨以  
蘭燠得名耶文人遊戲一至於此可謂奇絕

戲封苟變關內侯制

尤侗

夫老熊臥道將軍所以聞名解豸觸邪御史無須識字但使子  
有禦侮卽爲王之爪牙咨爾執金吾苟變高辛苗裔北斗精靈  
召太保底貢成書穆天子重工列傳佐真人於泗上功次蕭何  
從帝子於雲中仙同五被忤唐堯而非罪似孔子其何嫌及爾  
當關職維禁夜盧之令令附以韓魏之家鵲之疆疆而有宋朝  
之美力稱赤虎智號烏龍起自白衣氣感風雲之會尊爲黃耳  
望高鼎鉉之名是用守我九重司其五夜警寤人之擊柝拒暴  
客之探丸雖使紅線神通莫取黃金之盒孟嘗狡詐難攜狐白



之裘兼之性好驅馳技能校獵游長楊之苑手獲三狐騁雲夢  
之津角推五鹿王良造父願爲執鞭子雲相如喜於操筆豈止  
咸陽門外逐丞相以東征華子岡前迎山人而西邁昔鄧颺三  
子尚列臺中李俊五君儼然門下走既先於牛馬坐宜續於貂  
蟬爰褒猿臂之功允稱羊頭之職故遣山君白額持節封爾爲  
關內侯實食萬戶嗚呼才堪五百乘雞卵奚傷勇敵三千人虎  
賁不讓六子之位終在少男五行之書上應列宿斯乃天之所  
祐可以人而不如勉爾日新俾予風動特升五等以勵千官欽  
哉

苟變干城將也而乃比於獨獠耶豈姓之不淑而遂至斯耶  
嗟乎冤哉然既云戲自無傷耳況其義勇兼全足尚者乎封  
之以侯愧殺肉食

射潮榜

黃敬修

蓋聞聖人出而百谷安流。王者興而四瀆順軌。毋或汜濫。曷敢  
 橫行。今者黃河載清。六宇寧謐。共慶有道之世。毋犯不庭之誅。  
 惟爾浙江。潮勢甚廣。陵名竊羅。利錢塘一帶。水忽澎湃。而奔騰  
 龕。赭數峯。青竟懷襲。而滅沒。覆行旅之。輕舟。啣陂塘之。永利。豈  
 無守土。恣爾滔天。是用採東南之竹箭。利若太阿。選西北之精  
 良。猛如號虎。機發而山岳為倒。矢飛則神鬼皆驚。肅將天威。滅  
 此朝食。復念爾外剛內柔。安行即資灌溉之利。故令我後兵先  
 禮。逆命姑施。文告之詞。苟能歛爾滔滔。返夫浼浼。仍當秩之岳

續○此○日○星○如○或○倚○海○若○以○跳○梁○恃○馮○夷○而○鼓○鬣○三○千○水○犀○甲○  
雷○震○管○陰○十○萬○飲○飛○軍○風○掃○積○穰○錢○鏐○之○已○事○可○鑿○伍○胥○之○橫○  
怒○島○施○恩○麗○日○識○務○者○來○王○帝○命○凜○霜○後○時○者○無○赦○  
文○人○筆○端○勝○如○三○千○強○督○海○若○聞○之○自○應○退○避○

駟雞檄

尤侗

夫○內○蛇○外○蛇○必○有○一○傷○上○駟○下○駟○因○之○再○勝○物○雖○同○類○材○實○異○  
能○維○茲○五○德○之○禽○克○備○三○曾○之○武○安○嘗○柄○桀○亂○或○登○天○昧○且○明○  
星○每○依○琴○瑟○淒○風○晦○雨○爰○及○干○戈○曾○投○幘○於○吳○宮○亦○超○距○於○魏○  
道○鮑○昭○舞○鶴○未○喻○翩○躚○張○說○鬪○羊○豈○方○躑○躑○顧○越○丹○蜀○碧○賦○形○  
旣○殊○晉○火○唐○金○角○力○自○別○不○驅○烏○合○孰○辨○鷹○揚○是○令○紀○子○治○戎○  
賈○昌○整○旅○選○淮○南○之○精○銳○募○函○谷○之○英○雄○或○出○桃○源○或○來○茅○店○  
連○兵○鄴○杜○蠻○校○尉○之○先○聲○飲○馬○羊○溝○髯○將○軍○之○後○勁○兜○鍪○如○火○  
並○峨○子○路○之○冠○韎○韜○有○花○皆○畏○季○孫○之○甲○縱○橫○八○陣○如○爭○江○峽○

魚龍踴躍三軍不亂蔡州鵝鴨一飲一啄賈勇而前載飛載鳴  
 乘虛以入彼方瞋目此尚衝冠碎元首而不辭拔一毛其何惜  
 足使乘軒衛鶴聞此寒心走馬胡鵠見之吐氣祖士雅更為起  
 舞宋處宗增其美談務奪虎頭毋羞牛後勝當籌唱遂成豎子  
 之名敗即鼎烹亟正丈人之律借爾穴中之鬪資予壁上之觀  
 以木雞之養為天雞之鳴此檄勝應瑒詩傳玄賦矣

討蜘蛛檄有引

張明弼

京邸病臥望見屋角蜘蛛以智食物戲為此文

夫戢鱗甲於胸者迫人世則機格漸張逞戈矛於世者及藏胸  
 則圭角自斂未有腹中機械直吐為世上之機械世上網羅仍  
 收為腹內之網羅如孽蟲蜘蛛者質同薺蒜色比糝灰簷隙瓦  
 縫與蠨蛸而共族草根樹抄偕蟬螞而為棲胡乃妄想烟津竊  
 窺霞路無鷓鴣之短翼吐一縷而牽天衢少嫗姥之殘機組千  
 綸而織雲肆其經如綫其緯如髮其黏如膩其韌如菲非蠶作  
 繭謬擬繒練無石支機妄稱杼躡學攢花之樣無非墜杏標梅

綴繡鳳之觀。不過游蟲掛牙。縮身爲蠶。而掉月抽腸。結幕而張。雲日月直透。其階庭雨露空枯。其戶牖殷周宅伊洛之中。彼亦象罔而守。極黃老著靜默之訓。此亦學墮黜以觀。生環星戶。以作周陸縱橫。烏道犯烟籬。以窮罕畢。綠絡蟲區。每投隙以伺。聞乍聽聲。而覺動方粘半翅。輒裹足而纏頭。纔望一絲。復添纓。而增纏。遂使蠅國亡魂。蚊邦斷魄。蜂虿晝觸。熠燿夜冒。白娥之父子俱糜。黃蝶之夫妻並縶。螭螟雖細。豈能避弋於篁梢。莫貉空強。亦且嬰罟於木末。彼鬪飛之穢賤。誠可甘心若蠅。蜚之高。虛豈宜挂羽。迺孽蛛猶且駕青絡之輦。騎蒼蟲之馬。披落英之。

錦。蠅據。滾露之珠。帷候落日而薦禽。迎高風而大嚼。振繩則哀音激於雉兔。頓領則頽命蠹於鯢鮪。解臚陷腦。血濺青天。躋脇噬肝。腥聞玄昊。較其咬獲。則猷獸盛於長楊。考其躡虞。則割鮮侈於雲夢。及夫網殘組裂。域滅區殫。復盡舉其網。而噉之。須臾自食其家室。滿腹果然。剎那立布其宮闈。百堵並作。致使浩蕩天淵。化成偏側。從容蟲蛛。變作羈纏。殺心躍地。而能飛窺氣上天。而欲結。是其暴勝豺狼。毒逾虺蜴。虞人學之。而爲罝罟。令走獸泣於山林。漁父效之。而爲罟罟。則游鱗哀於沮壑。子蘭組其讒繳。而屈子以誅。受益工其諧羅。而晁生蒙斃。彼今世之如賢。

未曾有身  
疾能俾人咏采芩而嗟噫望有昊而慟哭者豈非孽蛛之教誨  
使然哉吾懲爾酷爰命蒼鷹奮擊白鷗格搏其亟殺之勿赦  
世之爲蛛者不一類總皆設網陷物以肥利其口腹仁若能  
惡斷當掃除

討蚤檄

尤侗

夫虎豹在山虞人張網豺狼當道豸客埋輪誠恐孽獸而食人  
豈容寢皮而剗肉未聞牙爪橫行肘腋之間遂見干戈變起衣  
裳之內有如蚤者賦形么麼稟性跳梁憑寸喙以毛求據四肢  
而血食無小無大恃鑽刺爲生涯倏去倏來借彌縫爲逋藪十  
圍革帶幾遍周流七尺冰肌徒供醉飽芒刺在背常捉原憲之  
衿剝牀以膚不煖仲尼之席加以蜂生翠帳燕啄鸞裙翻被底  
之鴛鴦驚枕中之蝴蝶偷香竊玉西子以之顰眉倒衣顛裳曹  
綱因而挿手痛矣針心之女儼然入幕之賓嗚呼虞集誅蚊之

賦義著旌旗。張詠罵蠅之文聲。嚴金鼓。然夏飛而冬伏。或暮往而朝來。搖扇能驅下帷。卽蔽獨爾。四時皆備。五體相投。雖揮塵而不知。豈拔劍之可逐。石尉千層之障。已入三分。董威百結之裘。遂穿七札。乃至族出。蟻臣行殊。佛子藏龍。圖之衲。遍逃景略之捫。游步兵之禪。巧避紀昌之射。韓昭侯大索十日。終爲漏網之魚。卞士蔚小賦一篇。未盡穿天之蠹。攷其名號。僅存抱朴之書。幻作妖祥。解讀阿房之賦。此三百六十種之蟲。不齒其類。而二百四十年之史。未討其辜者也。方今堯舜垂裳。羲皇高枕。蟬軍搏擊。蛛相經綸。豈容臥榻之旁。他人鼾睡。况棄膏腴之地。小醜并吞。爰整甲兵。用推牙將。分掠股肱之郡。合糾唇齒之邦。運籌帷幄之中。過師枕席之上。握拳透爪。麻姑奮其先登。嚙齒穿齧。樊素司其後勁。淮陰水戰。一勺橫尸。諸葛火攻。半箐流血。蠻爭觸鬪。難逃鷓鴣之軍。鼠竊狗偷。悉伏爽鳩之法。不待鶴鷖之捕。務同螻蟻之擒。毋貽噬臍。早圖草面。蚊有時而潛踪。虱能潔而絕影。惟此蚤惡。無法無天。討之以檄。勝甲兵牙將矣。

破蚊陣露布

楊慎

非。烟。女。將。行。獨。姬。兵。散。奉。堂。宣。式。遵。闔。命。破。蚊。陣。於。乙。夜。收。鷓。  
 捷。於。寅。籌。不。憚。宵。征。卽。陳。露。布。竊。惟。蛭。化。之。孽。尤。匪。貞。蟲。之。羣。  
 似。鴨。似。鵝。久。貽。害。於。羊。羅。鼠。夾。如。虎。如。豹。曾。煽。虐。於。篋。社。淮。津。  
 血。國。三。千。曉。巢。億。萬。饑。方。柳。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  
 炎。官。之。色。胄。系。子。子。敢。偷。郁。郁。佳。名。捷。實。茸。茸。擅。據。閤。閣。要。地。  
 擾。仙。遊。之。夢。栩。栩。難。成。妬。文。苑。之。思。便。奚。用。如。花。越。女。嚙。蛾。  
 撩。亂。錦。腮。似。柳。張。郎。挫。精。傑。直。靈。殿。投。間。抵。隙。乘。暗。幸。昏。曉。玉。  
 肌。而。齧。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其。不。逞。



實繁有徒。惡冠蚤蜂。嘗樂之經。恐漏罪浮。蠹蠹待旦之術。已窮。夙稽誅於金神。不早降於青女。某等掃除賤役。箕帚微能。躬料。貫魚手。戡闕。蠹雖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灰釘須臾。啗負山之何力。格戟少選。諒遊臺之凱還。俾文人怡神。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偕女君合樹。于宮叶能。罷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欣。怵易勝。捷書夜奏。清書同馳。聞敢後。  
承叔嘗作憎蒼蠅賦。復云。蠅固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以。喝來咬人也。真妙語。實語升庵。以露布討之。庶洩此憤。

討蒼蠅露布是

鈕季文

維茲季冬。厥云玄冥。朔風怒號。同雲凜布。水涸木落。飛潛走蟄。疇不披靡。退舍。是猶兵法云。動則脫兔。靜如處女者也。故時名。時令節稱節令。孰敢矯令。雄行自取。赤族乃有。非羽非革。非牙非角。聯羣結隊。恣終朝而縱橫。夜潛晝閱。遍遠近以猖獗。察其伎倆。雖力足騰空。其姦遠不逮乎鷹鷂。聆其聲響。縱風人偶興。其德寧克比於雞鳴。且乏刺人之利口。遠慕徒攻。并無測水之聰明。聞羶。競聚蚊。應黜其異類。蟻亦憤其非儔。卽興二族之師。以鼓三軍之氣。爰下令曰。五帝乘權。各有攸柄。違令背時。是謂

逆天逆天者殺無赦。當數其罪以誅之。以示天下。以快人心。蓋  
賓之初筵。肴核宴享。食前方丈。甚盛禮也。爾乃忘其托身穢濁。  
搖頭頓足。蒼黃而下。傍若無人。必正痛先嘗。是無禮也。罪一。駭  
然而聚。駭然而散。營營然又顧之他。卽棄繩乎同類。是不義也。  
罪二。遠郊荒野之間。不樹不封。融體不掩。血痕猶炳。古之孝子。  
乃挾弓飛土。以逐害爾。必羣聚而果其腹。食盡而焚不止。非仁  
也。罪三。甚至明牕淨几。欣素友之時。過繡幌。碧補悅佳人於同  
夢。此何時此何事也。爾乃弗知取憎。旣環侍而自託。趨承復殷  
勤。而不違左右。不智甚矣。罪四。其尤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

可解者。歲云暮矣。冰堅雪積。虎伏龍潛。億類咸蟄。何物么眇。不  
識天意。特肆狂逞。無鑿無凱。詭身青之若鐵。胄不挺不戟。恃偵  
探之能。蹈空騷擾。殊頻。侵凌可恨。出入無時。駑駘飄忽。梗帝之  
令。不信孰甚。罪五。蒙此五罪。同於十惡。舉手紛披。笑何強之能。  
禦一揮撲滅。允就死以奚辭。共發同心之憤。宜申戮力之誅。羽  
書。迅至凱奏。速旋。

文忠憎蠅之賦。京兆罵蠅之文。不若正言以討之。爲得也。松  
隱子之老友善詩畫。死別幾十年。口檢斯文。付梓如逢故人。

五友堂議

吳從先

李時五客堂白鸚為閑客。孔雀為南客。鸚武為隴客。鶴為仙客。  
 日鷺為雪客。余齋佐以五友。疊石為介友。新竹為濬友。古木為  
 老友。烟雲風月為不速之良友。一切草野之花。時時點臺綴砌  
 者為小友。較之曾端伯取十友於及時之花。開落無常。偶一相  
 思。不堪千里命駕者。似予齋五友。差近耳。  
 交道之難久矣。得此五友。實為三益。寧野其善於取資者乎。

文德翼  
 松議  
 秦始皇巡泰山遇雨息於五松下詔封松為五大夫詔至一松  
 曰予偃蹇山河行將老矣一旦受朝命恐天下有聞而非之者  
 一松曰肆若號堅辭食邑猶不失名高一松曰夢予猶作公況  
 身顧鬱也耶一松曰在夏后氏予則社稷臣也殷周改命已失  
 其官仕秦無所可論一松曰秦虎狼也脫不受迫之以斧鑕予  
 不知死所矣遂相率奉詔異日有述武陵避秦者五大夫愀然  
 曰予歲寒士顧不及豔君子豔君子雖不言予獨無媿於心乎  
 始皇封泰山遇雨假息松下因封松為五大夫蓋秦時第九

松議

文德翼

秦始皇巡泰山遇雨息於五松下詔封松為五大夫詔至一松  
 曰予偃蹇山河行將老矣一旦受朝命恐天下有聞而非之者  
 一松曰肆若號堅辭食邑猶不失名高一松曰夢予猶作公況  
 身顧鬱也耶一松曰在夏后氏予則社稷臣也殷周改命已失  
 其官仕秦無所可論一松曰秦虎狼也脫不受迫之以斧鑕予  
 不知死所矣遂相率奉詔異日有述武陵避秦者五大夫愀然  
 曰予歲寒士顧不及豔君子豔君子雖不言予獨無媿於心乎  
 始皇封泰山遇雨假息松下因封松為五大夫蓋秦時第九

爵也原非五松然文人遊戲何所不可篇中冷敲熱擊絕勝  
西山移文

樂鼠判有引

尤侗

予舟中所作北征詩繕寫成帙一夜為鼠竊去齒食殆盡予  
有憤焉戲為此辭

制問御史大夫蓋秦亡二世過首焚書漢約三章法嚴法篋蠶  
茲劇鼠竄在輕舟常作水嬉已甘木食何乘昏夜遂盜新詩尋  
章摘句入爾口中斷簡殘編遺我牀下夫了雲奇字覆瓿猶羞  
長吉錦囊長則為辱矧遭此厄更倍前賢批風切月祇共穿屋  
之牙煮鶴焚琴盡果飲河之腹嗚呼義舉坤乾龜龍爭負淮南  
鴻烈雞犬同升不遇鳳啣反逢鴟嚇天之將喪蟲又何知顧蠹

魚割裂且操一字之誅况鼯鼠并吞可漏五刑之律李斯若見  
惡甚倫倉張湯尚存罪浮竊肉可付刺姦大將軍苗氏磔殺如  
律施行

鼠之積惡磔有餘辜此判森嚴足異勝卻東坡之刀弘靜之  
琴矣

